



一件黑水城出土的夏汉合璧历日考释*

彭向前 李晓玉

迄今出土的西夏古历日多达十余件，经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努力，其具体年代大多已被考定出来。^①但对缺失岁首，又无完整月序的残历进行识别，需要具备一定的天文、历法方面的专门知识，因此出现个别误考也在所难免。本文研究的这件西夏文和汉文并用的写本历书是斯坦因 1914 年从黑水城掘获的，此前学界考定为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十年丁亥（1047）历日，并认为这是现存最早使用西夏文字的实证，也是现存西夏最早的历书，对研究西夏文字的使用历史和西夏历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。本文将证明上述结论是错误的，该件历日应该属于西夏乾祐二年辛卯（1171）。

该件历日最早公布于《英国博物馆季刊》24 卷，1961 年 3~4 号，^②但在已出版的《英藏黑水城文献》四巨册中尚未见收录。最早根据照片对之进行研究的是陈炳应先生，他在《西夏文物研究》中写道：“这份历日残存五至十二月，其中又有些残破。其格式是：由上而下横行第一、二行全用西夏文；第三、六行的数字用汉文，二十四节气和干支用西夏文；其它五行的数字和干支全用汉文。”陈炳应先生将其中的西夏文翻译出来，并制成下表，括号中的汉字是根据西夏文残字分析出来的，□代表模糊不辨的西夏字。^③

腊	一	十	九	八	七	六	
小 辛 (轸)丑	大 辛 张 未	小 壬 (星)寅	大 壬 (鬼)申	小 癸 (井)卯	小 甲 (参)戌	大 甲 □ 辰	
十 二 七 小 大 寒 寒	十 二 六 大 冬 雪 至	十 一 六 立 小 冬 雪	十 五 □ 白 露	二 十 十 四 九 秋 寒 分 露	二 十 十 二 七 处 黑 暑 露	二 十 十 二 七 大 立 暑 秋	

* 基金项目：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《西夏历法研究》，项目批准号：09BMZ009。

① 陈炳应：《西夏文物研究》，宁夏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，第319~323页。史金波：《西夏的历法和历书》，《民族语文》，2006年第4期。邓文宽：《黑城出土〈西夏皇建元年庚午岁（1210年）具注历日〉残片考》，《文物》，2007年第8期。

② Grinstead, "Tangut fragments in the British Museum", The British Museum quarterly, vol. 24, N.3-4 (1961).

③ 陈炳应：《西夏文物研究》，宁夏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，第320页。

十七 (子)	二十五	二十二 (寅)	二十三 卯	二十 (辰)	十六 巳	十八 午	七 未
						二十 申	
		廿 癸			二十 八 辰	二十 七 巳	八 巳
			三 巳	三 午		二十 七 未	十五 申
		十 六 (亥)		十 三 卯	一 辰 二	二十 七 午	六 未 二 申
					二十 六 辰	十二 酉	

残历前3行的意思是：

六月，朔日甲辰，大，□宿，十二日大暑，二十七日立秋。

七月，朔日甲戌，小，参宿，十二日处暑，二十七日黑露。

八月，朔日癸卯，小，井宿，十四日秋分，二十九日寒露。

九月，朔日壬申，大，鬼宿，十五日□白露。

十月，朔日壬寅，小，星宿，一日立冬，十六日小雪。

十一月，朔日辛未，大，张宿，二日大雪，十六日冬至。

腊月，朔日辛丑，小，轸宿，二日小寒，十七日大寒。

陈炳应先生根据每月的朔日干支和大小月，参照罗振玉《纪元以来朔闰考》，考定此件来源于宋历，为西夏天授历法延祚十年，即宋庆历七年（1047）的历书，并补出前五个月的朔日干支和大小：正月大，朔日丙子；二月小，朔日丙午；三月大，朔日乙亥；四月大，朔日乙巳；五月小，朔日乙亥。

但如果根据陈垣《二十史朔闰表》，每月朔日干支和大小与此相同的除了宋庆历七年（1047）外，还有宋乾道七年（1171）。苦于缺乏其他资料的佐证，陈炳应先生只好从残历中使用的西夏文字入手加以解释。如残历中对“白露”和“霜降”的翻译，分别作“黑露”和“□白露”，^①与西夏后期作品乾祐

^① 按所谓“黑露”“寒露”和“□白露”的翻译殆误，大概是陈先生只见照片，字迹模糊难辨所致。史金波先生从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手稿部藏黑水城文献 ИИВ. No. 7926、8214（图版见《俄藏黑水城文献》第10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143~148页）中辑得一整套夏译“二十四节气”的名称，其中“白露”用西夏文“露寒”表示、“寒露”用西夏文“寒霜”表示、“霜降”用西夏文“露白”表示，而此类译法在西夏文写本历书中多次反复出现。当以史先生所译为准。参见史金波《西夏社会》（下）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488-489页。

二十一年（1190）刊行的《掌中珠》中的翻译不同；对“十一月”的翻译，用义为“一”的西夏字表达。陈先生认为这些都体现了早期使用西夏文字的原始性质，从这方面考虑，“也是定为1047年为宜”。

我们注意到残历中标有冬至，在十一月十六日。而冬至节皇帝要祭天，就是古代的“郊祀”。所谓“祀天莫大于郊”^①，像这样的重大活动史籍是在所必书的。查《长编》，庆历七年十一月“戊戌，祀天地于圜丘，大赦。”^②，该月朔在辛未，“戊戌”为二十八日，二者相去甚远，由此可见残历不当定于1047年。

再看1171年，虽然该年南宋没有举办冬至大典，但金朝却首次行“郊祀之礼”。大定十一年（1171）：

（金世宗）又谓宰臣曰：“本国拜天之礼甚重。今汝等言依古制筑坛，亦宜。我国家统辽、宋主，据天下之正，郊祀之礼岂可不行？”乃以八月诏曰：“国莫大于祀，祀莫大于天。振古所行，旧章咸在。仰惟太祖之基命，诒我本朝之燕谋，奄有万邦，于今五纪。因时制作，虽增饰于国容，推本奉承，犹未遑于郊见。况天休滋至而年谷屡丰，敢不绎敷旷文，明昭太报！取阳升之至日，将亲飨于圜坛。嘉与臣工，共图熙事。以今年十一月十七日有事于南郊，咨尔有司，各扬乃职，相予肆祀，罔或不钦。”乃于前一日，遍见祖宗，告以郊祀之事。其日，备法驾鹵簿，躬诣郊坛行礼。^③

也就是说，据金朝历法，大定十一年（1171）十一月十七日冬至。本文讨论的西夏残历冬至日仅较之晚一天。

还有更便捷的方法，可以直接去查张培瑜先生的《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》。查该书“历代颁行历书摘要”，可得宋乾道七年月大小、朔日和二十四节气，兹移录如下：

正月，朔日丙子，大，八日雨水，二十三日惊蛰。

二月，朔日丙午，小，八日春分，二十三日清明。

三月，朔日乙亥，大，十日谷雨，二十五日立夏。

四月，朔日乙巳，大，十日小满，二十五日芒种。

五月，朔日乙亥，小，十一日夏至，二十六日小暑。

六月，朔日甲辰，大，十二日大暑，二十七日立秋。

七月，朔日甲戌，小，十二日处暑，二十八日白露。

八月，朔日癸卯，小，十四日秋分，二十九日寒露。

九月，朔日壬申，大，十五日霜降。

十月，朔日壬寅，小，一日立冬，十六日小雪。

十一月，朔日辛未，大，二日大雪，十七日冬至。

腊月，朔日辛丑，小，二日小寒，十八日大寒。^④

经过比对，历日残存部分除了白露、冬至、大寒各晚一天外，余皆相同。在辽宋西夏金时期，各政权之间的历日节气对比早一天或晚一天是常见的事。如《宋史》记载：苏颂“使契丹，遇冬至，其国历后宋一日。北人问孰为是，颂曰：‘历家算术小异，迟速不同，如亥时节气交，犹是今夕，若逾数刻，则属子时，为明日矣。或先或后，各从其历可也’。北人以为然。使还以奏，神宗嘉曰：‘朕

① 马端临：《文献通考》卷68《郊社考一》。

② 李焘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161，庆历七年（1047）十一月戊戌条。

③ 脱脱：《金史》卷28《礼一》。

④ 张培瑜：《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》，河南教育出版社，1990年，第290页。

尝思之，此最难处，卿所对殊善’”^①。总之，以冬至为突破口，两相比较，残历宜定为夏乾祐二年，岁次辛卯（1171）历日。实际上，大部分缺失年干支的残历，由于其出土年代大致范围已定，根据残存信息，借助中国史历日工具书，基本上就可以把年代确定下来。当然，陈先生考证这份残历之时，张先生的这部对文史工作者大有裨益的工具书尚未问世。

在残历定年的过程中，朔日、节气对比经常有一、二日之差，这时我们可以利用星期对比对求出的年代加以验证，而该件恰恰残存二十八宿直日的记载，为此种验证提供了可能。“七曜日”注历，学界认为大约从唐中期开始由西方传入的，星期日称作“蜜”。^②“七曜日”的排列次序为日、月、火、水、木、金、土。大概从五代开始，人们又使用二十八宿注历。二十八宿从“角”宿开始，“角”为东方七宿（角、亢、氏、房、心、尾、箕）之首，而古代阴阳家又将东方与“木”相配（“东方甲、乙木”），即“角”宿必与七曜日的“木”相对应。七曜日是七天一周期，二十八宿是二十八天一周期，二十八是七的整四倍。于是，二十八宿注历同“七曜日”注历之间便形成了下列固定的对应关系：

七曜日	木	金	土	日	月	火	水
二十八宿	角	亢	氏	房	心	尾	箕
	斗	牛	女	虚	危	室	壁
	奎	娄	胃	昴	毕	觜	参
	井	鬼	柳	星	张	翼	轸

由表中可见，历日上凡注房、虚、昴、星四宿的日子均为“日曜日”，亦即星期日，当时称作“蜜”^③。

经陈先生复原的本件残历中的参宿、井宿、鬼宿、星宿、张宿、轸宿分别为七月、八月、九月、十月、十一月、腊月朔日的直宿。明乎此，就可以把“六月，朔日甲辰，大，口宿”中那个模糊不清的字补出来。七月朔直参宿，六月大，由参宿前的觜宿开始，倒数三十位，停在“毕宿”上，“毕”就是要补的那个字。而十月朔日直“星宿”，也就是说，夏乾祐二年（1171）十月初一当为星期天。查陈垣《二十史朔闰表》，该日相当于公元1171年10月31日。再查卷末附日曜表三第三年，1171年10月31日果然是日曜日。^④这进一步确定上文关于残历的年代为夏乾祐二年岁次辛卯（1171）的推断是正确的。

本件英藏西夏残历的第1行为月序；第2行为该月朔日干支、月大小和朔日的直宿；第3行记二十四节气。但从第4到第9行，是数字与地支的结合，由于右部表头残缺，不知道是何内容。我们还是从同类出土文献中寻找答案。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历日中，俄藏 ИHB.No.5282 号的一件较为完整，是夏正德三年己酉（1129）历日^⑤。表中文字全为西夏文。右上角为纪年干支“己酉”、该年二十八宿

① 脱脱：《宋史》卷99《苏颂传》。

② 此处称星期日为“蜜”是来自西方，更精确的说法是来自“中亚”，因为这个词是从粟特语借来的（mir，太阳）。参见聂鸿音：《粟特语对音资料和唐代汉语西北方言》，《语言研究》，2006年第2期。

③ 邓文宽：《黑城出土〈西夏皇建元年庚午岁（1210年）具注历日〉残片考》，《文物》，2007年第8期。

④ 陈垣：《二十史朔闰表》，中华书局，1999年，第234页。

⑤ 史金波：《西夏社会》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481页。图版见《俄藏黑水城文献》第10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139页。

的直宿“柳”、八卦中的“乾”。下接右部表头，自上而下为日、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、罗（罗睺）、孛（月孛）、炁（紫炁）九曜星宿^①。上部表头自右而左为一年十二个月的月序。左半部格式与本件残历一模一样，就连月序中对“十一月”的翻译，也与本件残历一样用义为“一”的西夏字表达。此外同一格式的残历还有英藏 Or.12380-2058 号，是夏正德七年岁次癸丑（1133）历日，右上角为西夏文纪年干支“癸丑”、该年二十八宿的直宿“轸”、八卦中的“巽”。^②至此我们可以明白，本件残历从第 4 到第 9 行，那些数字与地支的结合，是用来表示日、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、罗、孛、炁九曜星宿与该月日时的关系的。以残历六月份为例，日曜与六月十八日午时有关，木曜与六月二十日申时有关，火曜与六月七日巳时有关，土曜与六月二十七日未时有关，等等。

此类西夏历日显然来自宋历。黑水城出土有绍圣元年（1094）历书，由史金波先生于《西夏社会》首次公布。^③无论从格式上还是从内容上，二者都惊人地相似。以往认为金灭北宋后，夏与南宋因地理上的阻隔几乎不再有任何联系，但本件夏乾祐二年辛卯（1171）历日却表明，宋代先进文明对西夏的影响并未因地理上的阻隔而中断。当然西夏历日也不完全是套用宋历，如本件残历对“白露”“寒露”和“霜降”的译法，分别用西夏文“露寒”“寒霜”和“露白”表示，此类译法在西夏历日中反复多次出现，不会是笔下误，应该出于西夏人自己的理解。再如上述俄藏 ИИВ. № 5282 号的残件右上角标八卦中的“乾”，英藏 Or.12380-2058 号右上角标八卦中的“巽”，就为绍圣元年（1094）历书所无，是何用意，待考。

俗语云“隔年的皇历看不得”，历书当年用过后即作废了，能够保存至今的古代历书十分稀少。而该件西夏文和汉文并用的历书本身就很有特色，不仅可以反映西夏历法的状况和历书编辑水平，同时也反映出中原王朝对西夏历法和历书的影响，是研究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时期有关民族文化交流 and 少数民族对华夏文化的认同不可多得的史料。虽然该件不是现存最早的西夏文献，也不是现存最早的西夏历书，但却丝毫无损于其特殊的文物和学术价值。

（作者通讯地址：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 银川 750021；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 银川 750021）

① 敦煌文书有九曜“日、月、木、火、水、金、土、罗睺、计都”，如《推九曜行年容厄法》；有十一曜“日、月、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、罗睺、计都、月孛、紫炁”，如《敦煌开宝七年康遵批命课》。而绍圣元年（1094）历书中的九曜则为“日、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、罗睺、月孛、紫炁”。其间的变化值得研究。

② 《英藏黑水城文献》第 2 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 年，第 316 页。

③ 图版见史金波：《西夏社会》（下）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7 年，第 478 页。